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262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曾经的乐园

我的老家在靖江市生祠镇利珠村,沿着善人桥下的顺金港向北,大约两里路,有个叫十六圩的村子,那里,曾经是我的乐园。

## 乡河

村后有东西方向的小河,河面树影绰绰,阳光下泛着白光,河水清澈见底,鱼虾嬉戏。

夏天,男孩们下河游泳,个个滑溜得像泥鳅,在河中央钻进钻出,我只有羡慕的份。不过,女孩们也不甘落后,相互搀扶着踩进水里,围着挑板(洗菜、洗衣服、拎水的站板)掏螺蛳、翻菱角、抓鱼捞虾,小小挑板乐趣无穷。

冬天,河面结了或厚或薄的冰,一群孩子拿着木棍,把挑板四周的冰都砸开,棉裤棉鞋溅湿了全然不顾,玩得不亦乐乎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有两个男孩居然踩在冰面上,好不惊险!

小表哥酷爱钓鱼,每年放假都来我家,我和堂弟在一旁观战。堂弟年龄小,耐不住性子,看一会儿就嚷着没劲,拽着我去别处玩。等我们玩累了,回来检查战果,哇!鲫鱼、鲢鱼、草鱼、昂刺鱼,在水桶里挤挤挨挨,当天就给饭桌添菜加餐,真是美事。

自从大家都用上自来水,河里渐渐长满了水草,和岸边的芦苇纠缠成一片,水面铺满了落叶和飘来的垃圾,泛着黄褐色的泡沫。后来,镇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,挖出好多淤泥,河水又恢复了碧绿纯净。

现在,每次回去都能看到有人钓鱼,清清的河水波光粼粼,草帽下的人悠闲执竿,好一幅怡然自得的画面。

## 乡村

儿时的村子极其热闹,我们放学了从不同回家,三三两两在外面追逐打闹。

夜幕降临了,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做饭,不多会儿,各处炊烟袅袅升起。这时候,就有大人出来找孩子:“小狗!小狗!”不超过5分钟,玩得一脸泥巴的男孩被揪着耳朵拎回家:“天天在外面疯!作业做完了?”

那时,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是土基墙,到了春天,墙面上有许多的小孔,凑近了可以听到“嗡嗡”声。我们摘了油菜花,放在玻璃瓶里,倒扣在小孔上,比赛抓蜜蜂。清明前后,蚕豆花开得正艳,找蚕豆耳朵是每年的固定节目。

夏天,女孩爬树摘枇杷、桑椹,男孩上树捕

蝉、掏鸟窝,白色衬衫上蹭得五颜六色,最是难洗,大人拎着棍子追着打,小孩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。晒场上燃着一堆一堆的麦梗,空气中弥漫着焦焦甜甜的味道。

下雨天,村前的小路泥泞,雨靴踩下去半天都拔不出来,天不冷的时候,我就干脆赤脚,蹚水洼、拓脚印,走走跑跑,裤腿上全是泥浆,开心极了。

如今,村村都是整齐的水泥路,宽敞明亮的房子大多住着老人,年轻人都在外面打拼。走在村前的路上,静悄悄的,几只散步的小猫,见到生人就跑掉了。

## 乡人

村里的辈分相差极大,有对兄弟只比我小几岁,他们俩得叫我姑奶奶。我和堂弟用糖纸包着小石子骗他们,叫一声,感觉就是大人了,既威风又满足。

西村的小狗是我们中最调皮的,有年偷了棉花地里的香瓜,被主人张婶发现了,她站在水渠上大骂。我们躲在草垛后面,大气也不敢出。左右一张望,独不见小狗,大家心里七上八下。等张婶骂得口干舌燥,愤愤回家了,有个胆大的探出头去,只见水渠下面伸出个脑袋,原来,小狗就趴在张婶脚下的涵洞管里!

村里有个太奶奶,年龄成谜,从我记事起就是一头白发,像奶酪似的泛着黄的白,直到我家搬走还在地里干活。工作以后,有年回家看到她,身形更见佝偻。我大声喊她,她抬起头,眼神浑浊,已经认不出我,拄着拐杖嘴里碎碎念,蹒跚着走开了。

昔日的小伙伴,很少能碰上。二伯母告诉我,小狗前些年去了深圳打工,每年春节才回家。堂弟在村里的车床厂工作,弟媳妇自己开了店,伯父伯母农闲时也会接些零活。小侄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,喝旺仔牛奶,开充电小汽车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站在阳台看着满城霓虹,特别怀念儿时的生活。那时候,二伯母在自家门前割一把韭菜,鸡窝里掏一个鸡蛋,就着那盆韭菜蛋花汤,我和堂弟每人能吃两碗饭。初夏时,地里的嫩蚕豆摘了吃,那股清甜,唇齿难忘。

都说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,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,我魂牵梦萦的还是儿时的村子,曾经的乐园……

车窗,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。这香气清雅而悠长,引得我停车驻足,要在荷塘边流连。

车停在路边,有一条挺宽的紫红色木质栈道,曲曲折折地向荷塘深处延伸。略远处有一方宽敞的平台,坐落着一个四方尖顶红木亭,小檐微翘,环亭有美人靠。

静静坐下来,让细细雨雾中的荷塘美景由眼入心,那幽幽荷香沾染了润泽的水汽,在面庞鼻端端绕。

一位大嫂提着一篮子莲蓬走进来。我打了声招呼,举起相机。大嫂笑盈盈的,顺手把两个莲蓬递了过来:甜味。

我接过莲蓬,那长梗上长满了密刺,短而硬,不经意间轻划过手背,火辣辣的一道红痕。我抠出一颗莲子,剥去绿衣,掰开,取出莲心后放入嘴里,细细咀嚼,清甜满口。再看大嫂的笑容,觉出了几分辛劳。是啊,所有的甜美,都需要汗水的浸润。就像这莲子,甜糯的莲肉中是清苦的莲心。那粒莲心,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,一层晶亮的膜衣包裹着柔软的绿芽。我知道这清苦里蕴含着无限的生机。

雨已渐止,起身复行。栈道很长,不辨方向地走着。那些荷叶田田相连,荷花婷婷而立,无风时俱都肃穆地静立,微风轻掠时,一起轻轻地舞蹈,宛若仙子般出尘。而我,也似乎置身于仙境一般。

除了栈道,留在我心中最鲜活的,还有那条花语廊。它也是穿塘而设,悠悠长长。沿长廊种植了很多紫藤与凌霄,攀援之上。紫藤花谢,绿蔓低垂中,凌霄花如橙红的小号,高高低低的悬挂,让这个雨天多了一丝晴朗。

花语廊中有高高的小亭。沿木梯登上二层,两千多亩荷塘尽收眼底。一碧万顷中错落地点缀着一片片的农舍,俱是白墙黛瓦,绿树掩映,使得这极大的一片碧色并不单调,而且温婉了许多。

流连中雨落又急,击打在荷叶上簌簌有声,在伞面上叮叮咚咚,相谐成曲。一时间竟有些恍惚:我是听雨还是听荷?

躲在车中,看雨丝扯起薄纱似的帘帷,那些荷渐渐模糊成水墨黛青,成为心中一个清幽的梦境。

## 与众不同

“世界上没有两把完全相同的漆扇,正如你也是这个世界上特别的存在。”

那天晚上,在榆河路上散步,看到一个“漆扇DIY”的地摊。上面这句话,就是地摊上醒目的广告。

想起了哲学书上的一句话,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。

摆地摊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子,一张桌子,一只水桶。桌子上摆放着一些扇坯,就是准备用来做漆扇的半成品的扇子。桌子上有个架子,架子上悬挂着几面做好的漆扇,水桶里盛满水,那是DIY的作坊,漆扇的“出生地”。水桶旁还有一个小台子,上面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装着油漆的塑料小瓶。

刚好有两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,准备DIY漆扇。有幸,看到漆扇诞生的全过程。

摊主先让小女孩挑选扇坯。题着不同名言的扇坯还让小女孩花了眼,两人嘀咕了一下,挑了一面题有楷体的“我最可爱”字样的扇坯。此时的扇坯,团扇状,白底黑字,正等待着小姑娘为她穿上美丽的彩衣。摊主又和小女孩对话交流,一句句地问女孩需要什么样的图案,想把女孩的心思了解个透。

DIY开始,调色是门技术活,当然是由摊主来做。根据小女孩的期望,取出了5种颜色的漆,依次在水面的不同地方滴上几滴。什么颜色,滴在什么地方,滴上几滴,其实都是在心底打好草稿的。油漆滴好后,摊主又用一个笔状的东西在水面上划了两下,水面的油漆立刻呈现出一幅不规则的图案。

摊主扶着小女孩的手,将扇坯慢慢地竖立着浸入水中,同时扇面向不同的方向小幅地转了两下。等扇坯的扇面全部浸入水中后,顿了2~3秒钟,她们迅速地将扇坯提出了水桶。刚才还是素面的扇坯,此时已经穿上了一件五彩的、不规则的、有点像迷彩的外衣,像出水芙蓉。摊主迅速用吸水纸,吸干了扇面上的水。又用一支固体胶水,沿扇边走了一圈。小女孩接过了漆扇,看着扇面上意想不到的图案,蹦蹦跳跳离开了。

摊主拿出一张纸,在水面吸了一下,剩余的油漆就被吸走。一切又恢复如初,等待着下一把漆扇的诞生。

见她空闲,走近和她聊上了话。我问,这图案可以设计吗?她说,影响图案的因素太多,油漆选择、用量选择、方位选择、搅动力度,扇面转动,甚至温度和风向,都会影响图案的生成,不可能做出完全相同的图案。

没有一只巧手,能做出两把相同的漆扇。

不同的漆扇,不同的自我存在。

抬头寻找那个小女孩,已看不清她的背影,只是在路的远处,有一只小手,高高地举着一面与众不同的漆扇。

□盐城陈卫中

## 『凉』由心生

入夏以来,每天清晨,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,老妈便早早地起床,简单地洗漱完毕后,就在那把已有好些年头的竹椅上躺着。她摇着她那把已有好些年头的蒲扇,微闭着双眼,有时嘴里还轻轻哼着听不太清楚的老戏腔调。老妈今年已经95岁了。

今年天气热得有些反常,只要在家,我和儿子都躲在空调房里,不敢出来。即使儿子偶尔出来倒杯茶,打开房门的瞬间,一阵热浪迎面扑来,一定会传来儿子夸张的“热死了”的尖叫声。然而,老妈从来不进空调房间,也拒绝使用电扇。

前天,我感觉天气实在太热了,便劝老妈进我们的空调房间凉快凉快。老妈一边慢悠悠地摇着她的蒲扇,一边拒绝道:“你看我身上哪有一点汗?我凉快着呢!”我不服气地摸摸老妈的手,还真没有一点汗渍。这时,儿子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“秘密”:由于年岁已高,老妈躺在竹椅上摇蒲扇时,姿势根本不对,蒲扇离得太远,方向也不对,老妈身体根本感受不到一丝扇来的风。

原以为,老妈不怕热,是因为她手握蒲扇这个古老的武器。没想到,老妈手上的这件利器其实一直是形同虚设。我陷入了沉思,思考着老妈内心真正的凉爽之源——心静自然凉。

老妈虽然没有科学道理来解释为什么她觉得热,但在她的世界里,蒲扇不仅仅是一个乘凉的工具,更是一种寄托,一种情感的依托。我想,这就是老妈的秘诀吧。她用蒲扇摇出的是岁月的宁静,是心中的悠然。每一扇摇动的蒲扇,都带着她无尽的思念和对过去的回忆。那些岁月,那些故事,都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中,成为她抵御炎炎夏日的坚实盾牌。

从那天起,我不再强求老妈进入空调房间,而是陪她一起坐在竹椅上,感受夏日的炙热。我学着老妈的样子,摇着蒲扇,闭上双眼,聆听内心的声音。那一刻,我仿佛明白了老妈多年来的坚持,也许,她并不是不怕热,而是选择了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炙烤。

夏日炎炎,心静自然凉。

□湖北武汉明伟方

## 荷香远逸『水一方』

来到这里时,正是细雨蒙蒙欲湿衣。

仲夏的一个午后。家人驾车途经龙潭港,又前行十几分钟,就看到了一块巨石横卧在路边。“水一方”三个鎏金大字赫然在目,右上一方鲜红大印上,“陈店”两个篆书古朴典雅。

这就是号称南京第一赏荷胜地的“水一方”了。

“水一方”生态休闲旅游区,位于栖霞区东南面,北临浩浩长江,南居宝华山,西邻栖霞山风景区,东与镇江接壤,离南京市中心仅仅35公里。

右拐,沿笔直的大路无声地前行,穿过长长的林荫路,我忽略了途中所有的景象,因为心中已经被荷塘占满。

对荷花的印象遥远而绵长。

小时候家在北方,没见过莲荷。小小的心中,她是神奇之物,生长在画上——观音的脚下;还有妈妈的故事里——何仙姑的手中。那时,她叫莲花,妈妈刺绣时,描的花样子常常是她摇曳的身姿。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给外婆做的一双装老鞋,黑色斜纹布面,本白的干层底上绣着一朵莲花:绿叶托底,粉红的莲瓣,鹅黄的莲蓬。妈妈说,这叫脚踏莲花上西天,这两朵莲会保佑外婆百年后升入天堂。这更使得莲花增添了奇幻。

之后移居江南,处处小桥流水。随便一个小小池塘,都有她的身影。这时她却叫荷花了。

是莲,是荷?后来在书中得知:莲荷本是一体,未盛放之前为“荷”,开花结实成“莲”。

荷为花,莲为实。荷花,莲子,前者娇羞,后者端淑。

自此爱上了她,平日里闲来临字,就最喜《爱莲说》,尤爱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”。这一句,完美地刻画出莲花的圣洁。

神思悠悠间,车子行进的路旁已出现了荷塘,两边都是。放眼望去,连绵不断的莲荷满塘,煞是壮观。那碧绿的荷叶挨挨挤挤,俨然如盖;那些荷花亭亭玉立,或盛放或半开,或白或粉,或素雅高洁或娇艳妩媚,直让人为之神往。

那些莲实,如翠盏含碧珠,饱满润然。摇下

□靖江丁玲

□南京王霞